



詩傳大全

國風 王 鄭 齊 魏



四之五

2118
2



口口 12
2118
卷



詩傳大全卷之四

王之一之六

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

孔氏曰漢

志云周封所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按西

都方八百里八八六十四為方百里者六十四東

都方六百里六六三十六為方百里者 在禹貢豫

州大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得麻冀州之南也

孔氏曰漸冀州之南也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王

周公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

來者道里均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

東都鄭氏曰洛邑謂之王城是為東都今河內是



原宿文庫



曰歸京謂之宗周以其為天下所宗也。邑謂之東都。又謂之成周。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中。豈錫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觀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錫京。定都以探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遺意歟。至錫王。屢獲妖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子戲。音義。○華谷載。氏曰。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殽山下地名。亦水名。申而立之。是為平王。徙居東都王城。孔氏曰。錫京為東周。及後。王去王城而遷成周。自於是。又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眉山錄。氏曰。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

諸侯比。○問王風是他風如此。不是降為國風。朱子曰。其辭語可見風多出於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雖有刺而其辭與風異。○黃氏曰。黍離之為國風。以其詩之體為風也。周室未遷則其聲天下之正聲也。平王遷而東之。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孔氏曰。平王地狹於千里。比於列國。當言周也。其地則今河南府及懷孟等州是也。河南府即今河南府懷州今懷慶府孟州今孟縣並隸河南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黍穀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華谷曰。黍似粟而非粟。有二種。米粘者為秣。可以釀酒。不粘者為黍。○本草註曰。黍有數種。又有丹黑。黑黍謂之秣。赤丹黍皮離離。垂貌。稷亦穀也。一名稷。音似黍而小。或曰

黍離

粟也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搖搖無所定也

孔氏曰楚威王曰寡

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搖搖是心憂而無附著之意悠悠遠貌蒼天者據遠而

視之蒼蒼然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

其所見黍之離離與稷之苗以興行之靡靡心之搖搖

既歎時人莫識已意

鄭氏曰怪我久留而不去○慶源輔氏曰人憂則行遲而心無所定

國家顛覆在臣子固不能無憂此詩人憂之得其正者也又傷所以致此者果何人

哉追怨之深也

三山李氏曰乎天而怨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

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穗秀也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興

毛氏曰中

心似醉醉於憂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

於結反叶於悉反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賦而興也噎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孔氏曰噎咽喉閉塞之名言憂

也稷之實如心之噎故以起興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城劉氏曰常人之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則其

心變焉次遇之則其變少衰三遇之則其心如常

矣至於君子忠厚之情則不然其行役往來固非

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

實矣張子曰言苗言穗言實作文者須是如此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

不必變而愈深此則詩人之意也慶源輔氏曰文

之常也恭集旋酒者人欲之無定也情得其正則

自茲久爾不忘矣○疊山謝氏曰天王而沒於夷

狄天地之大變中國之大恥東周臣子之大難也

文武成康之宗廟而重為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

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為閔周之詩

者一行役大夫之外無人也不知平王而聞此詩

也亦有惻于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

之不足以為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

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

於黍離之詩重有感也夫○安成劉氏曰小弁詩

曰取歌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惓惓如搗正若

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於大夫行役

之時而已非於襄城朱氏曰宮室所以大夫追怨之

辭有所歸矣○豐城朱氏曰宮室所以大夫追怨之

廟所以安先王而今乃鞠為禾黍徘徊顧瞻安得

而不憂追思所以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雖然憂

之怨之誠是也憂之怨之而付之無可奈何則非

也周之王業公劉開拓之於木王創造之於岐

文王光大之於豐武王成就之於鎬皆在西都八

百里之內其土地則先王之土地其人民則先王

之人民也為子孫者正當以死守之而不令今乃

無故舉八百里舊都棄之而即安於東平王亦可

謂不君矣行役之大夫苟無所見則已既已見之

而且憂之且追怨之豈容付之無可奈何而已耶

謂宜請於平王泣血嘗膽號令諸侯整師輯旅先

識之不西
有由矣夫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叶將雞棲西音于時時音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之反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齊反

賦也君子婦人日其夫之辭齎齎而棲日夕則羊

先歸而牛次之擇雅曰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也○大夫夕役于

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君子行役不知其反還之期且

今亦何所至哉雞則棲于埭矣日則夕矣牛羊則下來

矣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行役之君子乃

無休息之時使我如何而不思也哉慶源補氏曰知其

也知其所在則思有所向也今也不知其期則不知其所止
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其今在何所也如之何勿
思觀物興思雖欲自
已而有所不能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枯反叶雞棲于桀日

之夕矣牛羊下括古活反叶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叶戶

賦也佸會桀桀音括至苟且也○君子行役之久不可

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

於飢渴而已矣此憂之深而思之切也慶源補氏曰可

有節也知其會期則思猶有止也不日不月則不可計
以日月也曷其有佸則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苟無
飢渴則不敢及其歸而但幸其不至
於飢渴而已其憂思之情益甚矣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疊山謝氏曰雨雪霏霏道戍

勞還辛而詳言歸期也四壯之使寧幾何時勞之
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
文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
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及

物之起發而為序情閱勞之仁豈有無期度者哉
今君子于役至于不知其期仁起之意泯然矣
武軍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音房其樂只且音且且音且且音且

賦也陽陽得志之貌董氏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簧笙等管中

金葉也蓋笙等皆以竹管植於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

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所謂簧也故笙等皆

謂之簧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等十六簧也由從也房東

房也朱子曰房只是人出入處古人於房前有壁後無壁所以通內廡李氏曰堂屋次棟之架曰廡

後相以北為室與房人君左右房大夫東房西室而已只且語助辭○此詩疑亦

前篇婦人所作蓋其夫既歸不以行役為勞而安於負

賤以自樂其家人又識其意而深歎羨之皆可謂賢矣

豈非先王之澤哉或曰序說亦通宜更詳之慶源輔氏曰謂此詩

疑亦前篇婦人所作者蓋兩篇之首皆以君子為言而

又相聯屬此固不害於義然亦安知其非偶然而然也

故又取或者之說以為序說亦通宜更詳之蓋欲仍舊

也○孔氏曰君子之人陽陽然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

房中樂官之位時世衰亂且相與樂此而已天子諸侯

皆不行為貧而仕所以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相招為祿

仕雖役于伶官之賤而陽陽自得若誠有樂乎此者其

所以全身遠害之計深矣雖非聖賢出處之正然此於不量其力貪利以沒身者豈不賢哉

○君子陶陶左執音徒翻音反右招我由音五教音反其樂只且

賦也陶陶和樂之貌翻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教舞位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胡哉懷懷哉曷月予還音歸哉

興也揚悠揚也水緩流之貌彼其之子戍人指其室家而言也戍屯兵以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母家也在

今鄧州信陽軍之境鄧州即今鄧州屬南陽府信陽軍今改信陽縣屬汝寧府並豫河南

懷思曷何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

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

星之例慶源輔氏曰彼其之子是戍人指其室家而言則不與我戍申云者蓋言不得同其室家以往

耳懷哉懷哉言其思念不一而足也曷月予還歸哉言不知何日可以還歸以安其室家也興取之不二字如

小星之例此興體之中又別是一例不然則又以此體○安成劉氏曰先儒多以為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

弱不能徵發諸侯蓋由誤認此詩之體此詩乃興之不取義者時取之不二字相應耳故集傳特指其例以明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

月予還歸哉

興也楚木也甫即呂也亦姜姓書呂刑禮記作甫刑而

孔氏以為呂侯後為甫侯是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

之今未知其國之所在計亦不遠於申許也孔氏曰言甫與許者

以其俱為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許甫也六國時秦趙同為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

為趙亦此類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叶滂反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

裁曷月予還歸哉

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杜氏云蒲揚柳可以

為箭者是也孔氏曰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揚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揚其葉皆長廣

於柳葉皆可為箭幹故宣公十二年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華谷嚴氏曰毛以為草鄭以為蒲柳皆通蒲

草見陳澤陂蒲柳見陳東門之楊許國名亦姜姓今潁昌府許昌縣是

也潁昌府許昌縣即今河南開封府許州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

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讎也

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為有德而

不知其弑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

施酬息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於天已甚矣

安成劉氏曰小弁詩曰何辜于天又曰君子信讒又曰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又曰舍彼有罪予之仇

矣皆為怨父之詞吾意平王所以但知母家之重而不知弑父之讎者皆自時昔怨父一念之差所

致也究其忘親逆理之罪吾於其傳與有責焉又况先王之制諸侯有故

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

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遠之民供貢賦衛

王室而已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無以保

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故周人之

戍申者又以非其職而怨思焉則其衰懦微弱而

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衛之亦宜也平王獨思其母

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人怨宜也况天子當使方伯鄰國共保助之○平山李氏曰以公存心則如采薇以私存心則如揚之水遺戍則同而義刺則異也

嗚呼詩止而後春

款作其不以此也哉慶源輔氏曰忘親逆理以賊人之秉彜非法枉道以使人

之勞役此民之所以怨思也欲其悉力致死以報其上難矣哉所謂民至愚而神於此可見先王之所以畏而敬之也此正平王之詩故曰詩止然後

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南軒張氏曰胡文定公云按邶庸而多春秋時詩而謂詩止然後春秋

作何也自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夫黍離所

以為國風者平王自為之也平王忘國於是王者之迹想而詩亡天下質實焉日趨於夷秋禽獸之

歸故孔子懼而作春秋○安成劉氏曰以上兩節觀之則王迹所以熄雅所以亡而春秋所以作者皆平王忘親逆理而衰厲微弱之所致也歟

中谷有雝吐雷反嘒乎但反其乾矣有女匹批反離嘒反其

歎土丹反矣嘒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興也雝離音也葉似雀九音方莖白華華生節間即今益

母草也本草曰荒蔚一名益母節節生花如雞冠其子

澤其性嘒燥化別也嘒歎聲艱難窮厄也○凶年饑饉

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中谷有雝嘒其脩竹叶式反矣有女離條其歎六反矣條

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

興也脩長也永嘉陳氏曰長茂者亦為所嘒或曰乾也如脯之謂脩也

條條然歎貌歎感口出聲也悲恨之深不止於歎矣淑

善也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董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
 蓋以吉慶為善事凶禍為不善事雖今人語猶然也○
 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蓋衰薄之甚者而詩人乃曰
 遇斯人之艱難遇斯人之不淑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
 厚之至也

○中谷有暵其濕矣有女他離啜張考其泣矣啜其泣
 矣何嗟及矣

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孔氏曰次言備後言濕見凶年之淺深也○頌漢劉氏曰乾者已暵備者又暵濕者亦暵其為旱勢可曉言哉旱愈甚則他離之悲數愈甚矣
 啜泣貌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

窮之甚也眉山蘇氏曰歎之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悲且恨之時而曰過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而無怨懟甚之詞固見其厚矣及其至於傷而泣也則亦曰何嗟及矣而已始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於命之意此尤見其厚也豈非先王之澤哉

中谷有暵三章章六句

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室家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讀詩者於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

民之困周之攸荒民散而將無以為國於此亦可

見矣慶源謂代曰范氏之說其得讀詩之旨使讀

謝氏曰凶年飢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

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衰薄室家相棄之事此

詩三章始嘆其乾中嘆其備終嘆其濕言物之曠

一節急一節始既其歡中條其歡終受其泣民之

怨恨者一節深一節始曰過人之艱難憐其窮苦

也中曰過人之不敬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

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又曰夫婦人

之大倫也飢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也婦無一語

悲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奈何而

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信孝子同道人不幸

而處三綱之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叶反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叶良何反尚寐無吣

比也兔性陰狡爰爰緩意雉性耿介離麗羅網尚猶罹

憂也尚寐幾也安成劉代曰二吣動也○周室衰微諸

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言張羅本以取兔今

兔狡得脫而雉以耿介反離于羅以此小人致亂而以

巧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也東萊呂氏曰此

兔之大以此諸侯雖之小以自比也言諸侯為此詩者

蓋猶及見西周之盛故曰方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及

我生之後而逢時之多難如此然既無如之何則但庶

幾寐而不動以死耳或曰興也以免爰興無為以雉離

興百罹也須漢劉氏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求死不得此

生之初承平之人也雉離于羅求死不得此

我生之後百憂之人也安得一下章放此

○有兔爰爰雉離于暈音字叶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

後逢此百憂笑反尚寐無覺居字反十

此也暈覆車也可以掩免孔氏曰暈器云蒙謂之暈覆車也郭璞云

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胃以捕鳥蒙音壁暈音越胃音繪造亦為也覺寤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暈音字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聰

此也暈覆也即暈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庸用聰聞也

無所聞則亦死耳

兔爰三章章七句

絲絲葛葛力軌在河之許呼五反終遠于常反兄弟謂他人父

夫非謂他人父亦莫我顧叶果反

與也絲絲長而不絕之貌岸上曰許○世衰民散有去

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歎言絲絲葛

葛則在河之許矣今乃終遠兄弟而謂他人為已父已

雖謂彼為父而彼亦不我顧則其窮也甚矣

○絲絲葛葛在河之涘音徒叶終遠兄弟謂他人母叶

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叶

與也水涯曰涘謂他人父者其妻則母也有識虛使

音志記有也春秋傳曰不有寡君華答羅氏曰莫我

不忘也

賦也。大車、大夫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天子大夫之服。

臨川王氏曰：王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也。 茨，蘆之始生也。毳衣之屬，衣繪

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茨。劉氏曰：毳衣以示憂為

故謂之毳，雖音壘，胃右。○安成劉氏曰：毳衣所畫者三章，宗彜也，藻也，粉米也，裳所繡者二章，黼也，黻也，所畫所繡皆

備五色，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者也。 爾，淫奔者相命之詞也。子，大夫也。

不敢，不敢奔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

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眉山蘇氏曰：其止之有道，民聞其車聲而見其衣服

則畏而不敢矣，非待刑之而後已也。 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此可以觀

世變也。東萊呂氏曰：此詩唯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

深輔氏曰：漢廣之遊女，端莊靜一人見而不知其不可求，野有死麇之女子，貞潔自守，人見而知其不可犯，此所

以為二南之化也。豈至於有淫奔之心，待有所畏而後不敢哉？今觀此詩，則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大車、噶、噶，也。最。毳衣如繡，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噶、噶，重連之貌。繡，玉赤色，五色備則有赤。孔氏曰：字，噶，行

之貌，故為重連。上言行有聲，此言行之貌，互相見也。毳衣裳，繡，皆五色，青者如茨，赤者如繡，各舉其一耳。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殺生穴壙，皦，白也。○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

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故曰：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

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謂予不信，有如皦日，約誓之

辭也。慶源輔氏曰：世變雖下，而大夫能使人畏之，如此

身不得遂其志，則其刑政之効，亦非無常者之所能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彼留之子嗟彼留之子嗟將七羊其來施叶時

賦也麻穀名子可食皮可績為布者本單曰一名麻勃

麻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子嗟男子之字也將願也施

施喜悅之意○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疑丘中

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

來乎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子國亦男子字也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叶莫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叶舉

賦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已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慶源輔氏曰讀詩者可以怨則

詩人固無怨懣過甚之辭然予讀王風則見其怨詩尤為平和此可見周人之風俗也

鄭一之七

鄭邑名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

友為采音地後為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

為桓公其子武公掘一作潛突定平王於東都亦

為司徒又得號檜之地鄭氏曰武王取號檜郟

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為

新鄭咸林在今華州鄭縣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新鄭即今

之鄭州是也即今河南開封府鄭州其封域山川詳見檜風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反兮還子授子

之祭兮

賦也緇黑色周禮考工記曰三八為緇五入為緇七入為緇緇衣卿大夫居私

朝之服也孔氏曰緇衣即士冠禮所云玄冠朝服緇帶

食私朝服緇衣以宜稱素解是也卿上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

聽其所朝之改也今之諸廬也孔氏曰考工記謂王宮之制外有九室九

祭餐孫音也鄭氏曰設或曰祭粟之精鑿音者東陽許氏

得米六斗為糲糲未一石春為八斗為糲○舊說鄭桓公武公相繼為周司

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故作是詩言子之服緇衣也甚

宜敝則我將為子更為之且將適子之館既還而又授

子以祭言好之無已也慶源輔氏曰緇衣之宜兮此義

為兮欲其服之常新也武公之德稱其服也敝予又改

繼也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其粟之常繼發乎情形於

歌詠如此則其好善之誠心於是為至也○程子曰好

賢無已之意當就敝予還予二字上看○華陽范氏曰

適子之館親之也授子之祭又授之以飲食也既親之又授以飲食此好賢之至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叶在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

子之祭兮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蕭叶詳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子授

子之粲兮

賦也。蕭大也。程子曰：蕭有安舒之美，服稱其德則安舒也。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

曰：孔叢子云：於緇衣見好賢之至，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華陽范氏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將七羊反仲子兮無踰我里，所折之舌反我樹杞，豈敢愛之，畏

我父母，彼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將，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我，女子自我也。里，二十

五家所居也。杞，柳屬也。生水傍，樹如柳，葉鹿而白色。理

微，赤蓋里之地域溝樹也。莆田鄭氏曰：此溪奔者之

辭。慶源輔氏曰：此雖為溪奔之詩，然其心猶有所畏，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鄭詩之首，以見其為風

之始變也。○安成劉氏曰：此女猶能知此畏，憚故其託辭如此。鄭風之中亦所罕見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

陽叶反。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牆，垣也。古者樹墻下以桑。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

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園者圃之藩，其內可種木也。檀，皮青滑澤，材彊韌。

可為車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新安胡氏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

乎禮義者也

叔子曰

叶地反

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叔莊公弟共叔段也事見春秋隱公元年夏五月

停曰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田取禽也

塗也孔氏曰里內之塗洵信美好也仁愛人也○段不義而得

衆國人愛之故作此詩言叔出而田則所居之巷若無

居人矣非實無居人也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是以

若無久耳華谷嚴氏曰叔段豈其美且仁哉其黨也或疑私之之言猶河朔之人謂安史為聖也

此亦民間男女相悅之詞也

○叔于狩叶始反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厚叶反許

賦也冬獵曰狩杜氏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叔適野叶上反巷無服馬叶補反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

且武

賦也適之也郊外曰野服乘也龜山楊氏曰仁且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悅而

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為不義得來何也蓋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

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

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亦必誠善也所毀而惡

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者亦以衰俗

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

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廬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意如今之

貴族輕薄子間里少年朋徒迫逐而極口誇羨之也次篇故此

叔于田乘乘下繩反馬補反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叔在藪

叔無狃女九反戒其傷女汝音暴虎馘于公所將七羊反

賦也叔亦段也車衡車軛也外兩馬曰駮如舞謂諧和中

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辭交備者即所謂如舞也服馬制於衡不得如舞其如舞者駮也○雙峯饒氏曰如舞者節奏謂御中節也皆言御之善也

安成劉氏曰善御其馬是

以轡則柔順如組駮則諧和如藪澤也○廬陵羅氏曰水鍾曰澤水希曰藪

火焚而

射也曾氏曰王制云昆虫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大田為射惟冬田乃用火若夫刈草以為防驅禽而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也烈熾盛貌具俱也檀楊肉袒也

孔氏曰李迥云檀楊脫衣見暴空手搏獸也○也膏黃氏體曰肉袒祭云檀夫揚衣

也○暴徒搏也

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

愛之如此安成劉氏曰章首四句所謂才也次四句謂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裏兩駮馬行戶郎反叔在藪火烈

具揚叔善射忌音又良御魚反忌音反抑磬音反忌音反抑

送忌音反

賦也乘黃四馬皆黃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馬

之上者為上馬猶言上駟也鄭氏曰上駕言馬之最良也馬行者駮

少次服後如馬行也揚起也忌抑皆語助辭騁馬曰騁

止馬曰控盧陵羅氏曰補傳云駮謂使舍音拔音跋○
氏曰括也曰縱廣陵羅氏曰與蕭同弓補曰送

○叔于田乘乘馬音保叶兩服齊首兩駮如手叔在數火

烈具阜符有反叔馬音保叶慢半反忌音保叶叔發音保叶平叶忌音保叶抑釋音保叶抑音保叶亮音保叶弓音保叶忌音保叶

賦也驪白雜毛曰駮今所謂烏駮也齊首如手兩服並

首在前而兩駮在旁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阜盛慢

遲也設設矢也罕希釋解也搆矢箭蓋春秋傳作冰孔

曰昭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跽字異義同服

度云冰積九蓋杜預云積九是箭箭○華谷嚴氏曰用

矢則舉搆以開箭既用則也孔氏曰

納矢箭中釋下搆以獲箭也孔氏曰

而納諸也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鄭氏曰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蘇氏曰二詩皆曰
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
彌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宋嘉鄭氏曰

獵射御之善而善其畢事無傍

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來者也

馬行遲發矢希亦善其無傷之詞也安成劉氏曰上章

蓋矢而發弓

中強音翰

而納諸也

矢則舉搆以開箭既用則

納矢箭中釋下搆以獲箭

而納諸也

言其田事將畢而從容整暇如此

鄭氏曰

事且畢則

也

陸氏曰

叔于田故加大以別之

不知者乃以段有大叔之

彌而讀曰泰又加大于首章失之矣

宋嘉鄭氏曰

以國君介

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
擅揚暴虎也所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
服馬之侍也氣習到此而又恃其君母之愛玩於莊公
之雅其所欲而不誰何也故不為亂得手○豐城朱氏
曰限之為人以射則善以御則良以容止則甚習以材
力則甚武如是而意不仁夫惟不仁所以欲殺兄而奪
其位也而國人愛之若此者豈盡出於公哉上教不明
人心不古顛倒是非混殺黑白固有不勝其可數者矣

清人在彭叶音反駟介旁旁補彭反二矛重直龍反英叶於反

賦也清邑名清人清邑之人也彭河上地名駟介四馬
而被甲也旁旁馳驅不息之貌二矛首矛夷矛也英以
朱羽為矛飾也孔氏曰魯頌詠予之師謂朱英則首矛
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於車上則其英重疊而

見翱翔遊戲之貌○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

狄于河上孔氏曰文公提厲公子聞公二年冬十二月

狄使高克將清邑之兵於河上禦之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

詩言其師出之久無事而不得歸但相與遊戲如此其

勢必至於潰散而後已爾永嘉鄭氏曰夫擁大眾於外

耳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表驕反二矛重喬河上乎道遠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庶庶武貌矛之上句句音曰喬所以

懸英也英粹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叶音駟介陶陶叶徒反左旋右抽叶勅反中軍作

好十許
候反

賦也。軸，亦河上地名。孔氏曰：彭浦，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

陶陶，樂而自適之貌。左，謂御在將軍之左；執轡而御。

馬者，也。旋，還車也。右，謂勇力之士在將軍之右；執兵以

擊刺者也。抽，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

克也。孔氏曰：此謂將所乘車，若士卒兵車，則在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好，謂容好也。

○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

樂，必潰之勢也。不言已潰而言將潰，其詞深，其情危矣。

清人三章章四句

事見春秋。安成劉氏曰：見閔公二年。○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

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耳。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其責之深矣。

羔裘如濡。叶而宋而詢直且俟。叶洪姑洪彼其之子，舍

命不渝。叶容朱容

賦也。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潤澤也。詢，信直順俟，羨也。其

語助辭，舍處渝變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羨彼服

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

鄭氏曰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節○華谷嚴氏曰命者天所賦予於我者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慶源輔氏曰舍命不渝所包者闔命有二有指理而言者有指氣而言者此蓋兼之以理而言則居其理而不變以氣而言則居其分而不渝理可以兼氣故集傳止以理言之蓋美其大夫之詞然不知其所指矣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賦也飾緣去聲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羔裘而以豹

皮為飾也孔甚也豹甚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司直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賦也晏鮮盛也三英裘飾也未詳其制程子曰若素縹五純之類蓋衣

服制度之節 粲光明也彥者士之義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慶源輔氏曰首章言其能舍命不渝次章言其為邦之司直末乃以為邦之彥

而結之然則為臣之道主於正直不阿而已雖孔子之在朝亦以便便聞聞俯仰為常至於乘行巽八委曲以就事亦固有時而當用要之其出於不得已而已○豐城朱氏曰舍命不渝則必不微倖而苟得而於守身之道得矣邦之司直則必不諛悅以求容而於事君之道盡矣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為邦之彥也歟

遵大路兮 執子之祛兮 無我惡兮 不寔

反市坎故也

賦也 遵循 摻擊 與攬同 撮持也 祛袂 孔氏曰袂是祛之本祛是袂之末俱是衣袖 寔

速故舊也 ○淫婦為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擊其祛而留

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宋玉賦有

導大路兮攬子祛之句亦男女相說之詞也安成劉氏曰宋王登

徒子好色賦曰鄭衛陳隋之間羣女出桑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導大路兮攬子祛贈以芳花詞甚妙注云攬衣袖欲與同歸折芳蘭詩以贈遊女也集傳按此為證者蓋宋王去此詩之時未達其所引用當得詩人之本旨彼為男語女之詞猶此詩為女語男之詞也

○導大路兮搯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市由反叶九反兮不違好

叶許反也

賦也醜與醜同欲其不以已為醜而棄之也好情好也

慶源輔氏曰無我惡兮不違故也猶被義以責之至於無我醜兮不違好也則真情見而詞益褒矣

導大路二章章四句

女曰鷄鳴士曰昧旦子興規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符音與鴈

賦也昧晦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昧晦未辨之際也東萊呂氏

曰列子云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明星啓明之星先日而出者也弋

繳音灼射謂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鳧水鳥如鴨青色背上

有文○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言女曰雞鳴以

警其夫而士曰昧旦則不止於雞鳴矣婦人又語其夫

曰若是則子可以起而視夜之如何意者明星已出而

爛然則當翱翔而往弋取鳧鴈而歸矣其相與警戒之

言如此則不留於宴昵之私可知矣

○弋言加叶居之居何二反之與子宜叶魚奇魚何二反之宜言飲酒與

留異作流

子偕老叶呂反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叶許厚反

賦也加中聲天也史記所謂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

是也押雅曰加與玄鶴加加雙鴈之加同意蓋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故史記謂楚人好以弱弓微矢

加諸鳧鴈之上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蘇氏

曰言其氣味相成○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故婦謂

其夫既得鳧鴈以歸則我當為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

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静

而和好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知子之來叶六反之雜佩以贈叶音則之知子之順之雜佩

以問之知子之好叶呼報反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來之致其來者如所謂修文德以來之雜佩者左

右佩玉也上橫曰珩下繫三組貫以纁步眠反蚌珠中之別名

組之半貫一大珠曰瑊末懸一玉兩端皆銳曰衝牙兩

旁組半各懸一玉長博而方曰琚其末各懸一玉如半

璧而內向日璜又以兩組貫珠上繫珩兩端下交貫於

瑊而下繫於兩璜行則衝牙觸璜而有聲也呂氏曰非

獨玉也音燧箴與針同管凡可佩者皆是也建安熊氏曰婦人左

佩紛悅刀隔小金鑿右佩箴管線續大木燧之屬

備尊者使令也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為之燧取火箴

管貯以贈送順愛問遺也孔氏曰曲禮云凡以苞苴算筭

子貢皆遺人物謂之問○婦又語其夫曰我苟知子之所致而來

及所親愛者則當解此雜佩以送遺報答之蓋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

愛於服飾之玩也慶源輔氏曰一意而三疊之以見其情之不能自已也夫勤勞以成業和

樂以宜家此婦之賢德然情猶未已也故無所愛於服飾之玩而欲其君子之親賢以輔成其德是又加於人

矣一等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

慶源輔氏曰觀此詩則鄭國之俗雖曰治亂然在下之人夫婦之間猶知禮義勤生業不耽於宴私

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讚助其君子親賢樂善以輔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無反將翔將翔佩玉瓊瑤彼美孟姜

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樹如季其華朝生暮落陸氏曰舜取眸之義孟字

姜姓洵信都閑雅也○此疑亦淫奔之詩言所與同車

之女其美如此而又歎之曰彼美色之孟姜信美矣而

又都也慶源輔氏曰鄭詩惟此篇為男悅女之詞

○有女同行叶戶顏如舜英叶於將翔將翔佩玉將將七

反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英猶華也將將聲也德音不忘言其賢也臨川王

瓊瑤言德之容於將將言德之音各以其類也○慶源輔氏曰所謂德音是亦日月時之德音類也世衰道降

狗精肆欲所美非美者多矣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山有扶蘇限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扶胥二音類小木也荷華芙蓉也釋文曰未開

也且語辭也○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矣限

則有荷華矣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

○山有橋松限有游龍不見子克乃見校童

興也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

一名馬蓼葉大而色白生水澤中高丈餘張子曰龍是

膠屈著土處便有根如龍也本草云蓼草一名鴻蓼如

馬蓼而大即水紅也詩注云一名馬蓼馬蓼自是一種

也音顯子克猶子都也董氏曰子克不見於校童校獮之

小兒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擇也兮擇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昌亮予和胡叶

反戶圭女

興也擇木槁而將落者也女指擇而言也叔伯男子之

字也予女子自予也女叔伯也○此淫女之詞言擇兮

擇兮則風將吹女矣叔兮伯兮則盍倡予而予將和女

矣

○擇兮擇兮風其漂反女叔兮伯兮倡予要於女

興也漂飄同要成也慶源輔氏曰余能倡予則予將成

益急矣

穽号二章章四句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餐七丹反十

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言悅已者衆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予之故使我不能息兮賦也息安也

狡童二章章四句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側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

也且子餘反

賦也惠愛也溱鄭水名狂童猶狂且狡童也且語辭也

○淫女語其所私者曰子惠然而思我則將褰裳而涉溱以從子子不我思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哉狂童之狂也且亦謹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叶于反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組里反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洧亦鄭水名前漢地理志曰洧水出潁州陽城山東南至長平入潁士未娶

者之稱

褰裳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賊理

也甚

子之

芳容反叶

兮

侯我乎巷

叶胡

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侯乎

巷而婦人以有異志不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侯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昌盛壯貌將亦送也

反郎

○衣

於既反

錦聚衣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聚禪

音也

鄭氏曰蓋以禪般為之中衣裳用

叔伯

或人之字也○婦人既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

曰我之服飾既盛備矣豈無駕車以迎我而偕行者乎

○裳錦聚裳衣錦聚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婦人謂嫁曰歸

半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墠

音善叶

如

音

在阪

音反叶

其室則通其

人甚遠

賦也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

音

者孔氏曰除地去

茹蕙葦菴也一名茜

音

可以染絳

本草曰一名地血

聞莖葉俱盛四五葉對生節

陂者曰阪

孔氏曰

陂陀

者曰門之旁有墠墠之外有阪阪之上有草識其所

頭尖

與淫者之居也室邇人遠者思之而未得見之詞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踐行列貌門之旁有栗栗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其處也即就也虞源輔氏曰思之切而莫其亟來就已之辭

東門之墀二章章四句

風雨淒淒子西雞鳴喈喈音皆叶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涼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雨晦冥蓋淫奔之時君子指所期之男子也夷平也○淫奔之女言當此之時見其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叶音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音

賦也瀟瀟風雨之聲膠膠猶喈喈也華谷嚴氏曰瘳病愈也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呼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晦昏已止也東陽許氏曰喈喈膠膠不已皆雞聲瘳甚於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而不喜也蓋喜劇之辭

風雨三章章四句

青青子衿音金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青青純音華綠音去之色具父母衣純以青孔氏曰一青而重言青青者古人之接言也如都人士狐裘黃黃謂狐色黃耳深衣云具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子男子也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我女子自我也嗣

音繼續其聲問也此亦淫奔之詩

○青青子佩叶帝反悠悠我思叶新反縱我不往叶寧反子寧不來叶陵反

反之

賦也青青組綬禮記玉藻注曰所以貫佩之物也之色佩佩玉

也孔氏曰禮不佩青玉而云青也青子佩者佩玉以組綬帶之

○挑兮達兮他未反叶在城闕兮他既反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他既反

兮

賦也挑輕儇垣平跳躍之貌達放恣也陸源輔氏曰此

我者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怨之辭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反兄弟維予與女女汝同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居望反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婿之黨

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禮記曾子問篇陳揅解曰夫婦有兄弟之義夫

唱婦隨猶兄兄弟從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弟是也陳皓解曰兄弟者亦親之辭也予如兄如弟女男女

自相謂也人他人也廷與誑同○淫者相謂言揚之水

則不流束楚矣終鮮兄弟則維予與女矣豈可以他人

離間之言而疑之哉彼人之言特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

實不信叶斯反

興也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古老衣綦

反巾聊樂我負于云

賦也如雲美且衆也縞白色綦蒼艾色孔氏曰戰國策云強弩之餘不能穿魯縞則縞是薄縞不染故色白也綦青

色之小別艾謂青而微白為艾草之色縞衣綦巾女服

之貧陋者此人自目其室家也華谷穀氏曰猶負與云云荆叙布裙也

同語辭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以為此女雖美

且衆而非我思之所存也如已之室家雖貧且陋而聊

可以自樂也是時淫風大行而其間乃有如此之人亦

可謂能自好而不為習俗所移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

豈不信哉變源輔氏曰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目之所觀若可羨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反之於心而

知其非所當慕樂也縞衣綦巾聊樂我負則安分自樂而不徇俗以忘已也大序所謂費乎情止乎禮義先王之

之澤於此可以觀矣

○出其閨音閨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餘反

縞衣茹葦聊可與娛

賦也閨曲城也永嘉陳氏曰門之外有副閨城臺也孔氏曰閨是城上之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閨

荼茅華輕白可愛者也孔氏曰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葦

委葉即風荼苦即苦菜也周頌荼蓼即委葉也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也且語助

辭茹葦可以深絳故以名衣服之色娛樂也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朱子曰此詩却是箇識道理人做鄭詩雖法亂然此詩却如此好女曰雞鳴一詩亦好○慶源輔氏曰鄭詩唯女曰雞鳴與此詩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南豐曾氏曰砥以華落色衰而相棄背谷風以謫於新昏而棄舊室唯出其東門則不然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徒端反叶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遠叶五適我願反兮

賦而興也蔓延也漙露多貌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言野有蔓草則零露漙矣有美一人則清揚婉矣邂逅相遇則得以適我願矣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

子偕臧

賦而興也漙漙亦露多貌臧美也與子偕臧言各得其所欲也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溱與洧方渙渙叶于反兮士與女方秉簡古頑反叶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反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况于反且樂音各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蓋冰解而水散之時也詩三下之時簡蘭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

四五尺

朱子曰蘭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夫長有歧陰小紫

且語辭洵

信許大也勺藥亦香薰也三月開花芳色可愛

本草注曰勺藥

有二種有草考藥木勺藥

○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

祓除不祥故其女問於士曰盍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

女復要之曰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

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藥為贈而結恩情之

厚也此詩淫奔者自叙之詞

○溱與洧音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

之以勺藥

賦而興也劉深貌族衆也將當作相聲之誤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變源惟氏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怡蕩風俗澆汰

讀是詩者可以盡得之詩可以觀非不信然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句

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

九而淫奔之詩才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

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詞而

鄭皆為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

而鄭人幾於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

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為邦獨以鄭聲

詩傳大全卷之四

為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詩
可以觀豈不信哉華陽范氏曰蔡之淫者鄭衛
如有王者必放鄭聲然則亂
關雎者莫如鄭衛故鄭詩於亂之極焉○詩
考曰公羊疏許氏云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
十九○安成劉氏曰鄭詩之有編衣羔裘女曰
雞鳴山其東門鼓篇乃禮中之玉也他如大叔
子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為淫奔而作
若叔于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變是其二
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為淫奔而作者五六篇而
已故曰淫奔之詩不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
唯以東門之暉與燕消為淫詩今朱子乃例以
鄭聲之旨不然則何陳詩諸篇非
樂法聲矣子何獨以鄭聲為當哉

詩傳大全卷之五

齊一之八

齊國名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孔氏曰爽鳩
氏司寇也爽

鳩鷹也鷲故為司寇上盜賊少昊
以鳥名官其人之名氏則未聞也在禹貢為青州

之域周武王以封太公望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

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孔

曰齊世家云呂尚者其先為四岳封於呂姓姜氏
從其封姓故曰呂尚西伯彌過與語大悅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國以興吾太公望
子父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歸立為太師文王崩

武王平商既封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民

多歸之故為大國勿軒熊氏曰齊乃東方形勝要
害之地世號為東西秦秦得百

二齊亦得十二蓋可見矣大抵齊地富強近利故孔子謂齊變而後至魯也今青齊淄

莊持濰德棣等州是其地也青州即今青州府齊州今為濟南府濰州

今為濰州縣濰州今為濰縣棣州今為樂安州與德州並隸山東

鷄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鷄則鳴蒼蠅之聲

賦也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必告君曰

鷄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

然其實非鷄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蓋賢妃當夙興之

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非其心存警畏而

不留於逸欲何以能此三山李氏曰心苟在焉則聞蒼

雷震在則而耳不聞焉故詩人叙其事而美之也

○東方明叶韻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上月出之光

賦也東方明則日將出矣昌盛也此再告也

慶源輔氏曰一章疑於耳也二章疑於目也古之賢妃進御於君當其夙興之時心常恐晚故於耳目聞見之際疑其似者而以為真玩繹其辭則其戰兢警惕真有

臨深履薄之意至誠所感則其為君焉有留於宴昵之私者哉○安成劉氏曰此章以月光為東方明乃目見其似而以為真也如前章則是耳聞其似者而以為真也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叶韻會且歸矣無廢予子憎

賦也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甘樂會朝也○此三告

也言當此時我豈不樂與子同寢而夢我然羣臣之會

於朝者侯君不出將散而歸矣無乃以我之故而弁以

子為憎乎臨川王氏曰甘與子同憂情也

鷄鳴三章章四句三山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

臣義士亦由賢妃貞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之姜后齊桓之衛姬楚莊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為然吳許升為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養其姑數勸升脩學升每為不義輒誅進規升感激自勵乃尋師遠學遂成名賢女之助如此○安成劉氏曰夫為妻綱古之人身脩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仰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豐城朱氏曰男女之際人欲之所存焉節欲而循乎天理者賢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夫天理者昏君之所以亂也此詩述賢妃警畏之心如此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其為君子之助不亦多乎

子之還兮遭我乎狃之間賢反兮並驅從兩肩兮

揖我謂我儂兮

賦也還便捷之貌狃山名也從逐也獸三歲曰肩釋文曰亦

作新○孔氏曰獸肩于公則肩是大獸故言三歲儂利也○獵者交錯於道路

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鄭氏曰俱出獵而相遭也

報前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則其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

亦必有所自矣安成劉氏曰集傳但言必有所自蓋不質其為哀公所致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狃之道厚反兮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狃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

臧兮

賦也昌盛也山南曰陽狼似矢銳頭白頰高則廣後

日狼牡名雅牝名狼雅音歡臧善也

還三章章四句

置山謝氏曰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時之故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華陽范氏曰表記云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是民之表也國君禽荒而國人以習於田獵為賢閑於馳逐為好安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道民之道可不

慎

俟我於著直據反叶乎而充耳以素粗反乎而尚之以瓊

華無反叶芳

賦也俟待也我嫁者自謂也著門屏之間也孔氏曰門屏之間謂

之守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充耳以續音續懸瓊音瓊所謂

統音統也孔氏曰懸瓊當耳故謂之塞耳尚加也瓊華義

石似玉者即所以為瓊也朱子曰古者五等之爵朝會

說何人所說尚之以青黃書瓊瑤英大抵只是押韻不知古人充耳以瓊或用玉或用象看來是以線穿垂在

當耳○東萊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去聲既奠鴈御

詩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

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音瑩乎而

賦也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盧氏李氏曰堂瓊瑩亦

美石似玉者○呂氏曰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

入之時也

○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叶於乎而

賦也瓊英亦義右似王者孔氏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

英瓊華瓊瑩皆玉石光色○墨山謝氏曰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瑩備容盛飾非不

美也借乎○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

西階之時也東萊呂氏曰既不親迎我但行婦至婿家

也侯之

著三章章三句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

兮

興也履躡即就也言此女躡我之跡而相就也廬陵歐陽氏曰

相邀以奔之詞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兮履我

發叶方兮月反兮

興也閨門內也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慶源輔氏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是因其時以起興言

彼淫奔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躡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東方未明叶護顛倒都老衣裳顛之倒叶都之自公召之

賦也自從也羣臣之朝別色始入○此詩人刺其君與

居無節踰令不時言東方未明而顛倒其衣裳則既早

矣而又已有從君所而來召之者焉蓋猶以為晚也或曰所以然者以有自公所而召之者故也

○東方未晡顛倒裳衣倒之顛因反之自公令力呈反

賦也晡明之始升也孔氏曰晡是日之光氣湛露云匪陽不晡謂見日之光氣而物乾故

以晡為乾兼葭云白露未晡言晡在朝旦未言日氣故以為乾義此無取於乾故言朝之始謂將旦時日之光氣始升也令號令也

○折柳樊圃故反狂夫瞿瞿俱具反不能晨夜叶羊反不威

則莫音莫

比也柳楊之下垂者柔脆之木也樊藩也圃菜園也孔氏

曰郭璞云藩籬也種菜之地謂之圃其外藩籬謂之園故曰圃菜園也瞿瞿驚顧之貌夙

早也○折柳樊圃雖不足恃然狂夫見之猶驚顧而不

敢越以比晨夜之限甚明人所易知今乃不能知而不

失之早則失之莫也程子曰柳柔脆易折之物折之為藩籬非堅固也狂夫亦知其有限

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早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南山崔崔子難反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

曷又懷叶胡反止

比也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貌狐邪媚之獸孔氏曰

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淑則可以相綏綏求匹之貌魯道通左傳云獲其雄狐亦謂牡為雄

適魯之道也。蕩平易也。齊子，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襄公通焉者也。孔氏曰：襄公名諸兒，僖公子。○安成劉氏曰：桓公名軌，一名允，惠公庶子。

由從也。婦人謂嫁曰歸，懷思也。止，語辭。○言南山有狐

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鄭氏曰：唯狐行求匹耦於

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泆之行，可恥惡如狐。且文姜既從此道歸于魯矣，襄

公何為而復思之乎？

○葛屨五兩。如字又音亮。冠綏。如誰反。雙。叶所反。止。魯道有蕩，齊子

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

比也。兩，二屨也。綏，冠上飾也。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

不可亂也。藍田呂氏曰：屨與履為耦，雖五兩各相耦。○

後羅氏曰：履下曰屨，禪下曰履。下謂底，禮書二組。屬於并順頭而不結之謂之纆，纆之垂者謂之綏。庸用

也用此道以嫁于魯也。從，相從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

是而襄公違之以淫泆者何也。

○藝麻如之何。衡音橫從子容，其畝莫後反取七音反妻如之何。

必告工音反父母莫後反，既日告上同止曷，又鞠居六反止。

興也。藝，樹鞠窮也。○欲樹麻者必先縱橫耕治其田畝

毛氏曰：衡，獵之從獵之種之然後得麻。○孔氏曰：獵是行步踐履之名。○釋文曰：衡亦作橫。韓詩云：東西耕曰

橫。從，韓詩作由。云：南北耕曰由。欲娶妻者必先告其父母。今魯桓公既

告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東萊

曰：納之不正，則容有不敢樹者。今魯侯既以正禮納文姜，當早裁制之，曷為又使窮其姦而至於極也。

○折薪如之何匪齊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媾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興也克能也極亦窮也藍田呂氏曰此上二章罪魯桓也言其理如是桓公縱之窮極其惡何也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武夷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傳曰也夫淫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音需曰女有家男有

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

反各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譴之以告夏四

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此詩前一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也

無田音甫甫田維莠羊九反驕驕音高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比也田謂耕治之也甫大也莠害苗之草也驕驕張王

難去之意忉忉憂勞也○言無田甫田也田甫田而力

不給則草盛矣無思遠人也思遠人而人不至則心勞

矣以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

也眉山蘇氏曰田必自其小者始小者有餘而甫田可

啓矣思遠人必自其近者始近者既服而遠者自至矣○慶源韓氏曰厭小而務大田甫田者也妄作者之所冀也妄

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反

比也稂稂猶驕驕也東萊呂氏曰驕驕稂稂皆稂莠侵凌嘉穀之狀怛怛猶切

切

○婉兮孌兮總角叶龍兮古患反兮未幾居豈見兮突

而弁兮

比也婉孌少好貌也兩角貌未幾未多時也突忽然高

出之貌釋文曰辛相見謂之突○韻書弁冠名孔氏曰弁者冠

之大號也○言總角之童見之未久而忽然戴弁以出者非

其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必至耳此又以

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

而至於其極若躡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慶源輔氏曰未章又

以其事之易見而人所共知者為比以曉之小之可大

邇之可遠理固然也祗小務大忽近圖遠則欲之亟也

循其理之自然而計獲之心不萌則忽然而造其極有

甫田三章章四句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已足說他不好人

若能循序而進求之以道則志不為徒大心亦何

勞之有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達大然下手做時也

頓一步欲一步著實做始得若徒然心務高遠而

者非果不可治也先小而後大可也天下之理可循序

而漸致不可驟等而欲速果循其序則總角之童

可以為遠也果躡等則厭小務大而大終不可

為忽近圖遠而遠終不可至矣亦何益之有哉

求是作來

盧令令音其人羨且仁

賦也盧田犬也孔氏曰犬有田犬守犬國集云韓令

令犬領下環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盧重直音環其人羨且鬢音

賦也重環子毋環也孔氏曰重環謂環相鬢鬢鬢好貌

○盧重鑄其人羨且偲七才

賦也鑄一環貫二也孔氏曰一大環貫二小環偲多鬚之貌慶源輯

則羨其德也纂集春秋傳所謂于思即此字古通用耳

安成劉氏曰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陸氏曰思西才反多鬚貌則此思字音

盧令三章章二句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古頽反叶齋子歸止其從才用如雲

比也敝壞笱罟也說文曰曲魴鰈大魚也孔氏曰孔叢

得鰈魚其大盈車于思問曰如何得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鰈過而不視又以魴之半鰈則吞矣是則鰈為

也大魚歸歸齊也如雲言衆也○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

魚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勅海胡氏曰魴鰈鰈皆魚

敗而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而制之由魯莊微弱不能防閑也○朱子曰防所以止水閑所以杆物故防閑有

禁制之意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新安胡氏曰齊子歸止而

禁之之意○敝笱在梁其魚魴鰈才呂齋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鱣似魴厚而頭大或謂之鱣孔氏曰陸機云鱣頭

里語曰鱣魚得鱣不如得鮪○鮪雅曰如魚之類也如魚亦多也

揚氏曰如雲如雨言從之者衆也許穆夫人思歸言其

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公剛而有制使

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

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唯唯反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比也唯唯行出人之貌如水亦多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按春秋魯莊公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音為

氏曰禚齊地○武夷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

出門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在公

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杜氏

曰魯

地○武夷胡氏曰西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五年夫

也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

人姜氏如齊師武夷胡氏曰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

人之行不可復制矣七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又會齊侯

于穀武夷胡氏曰防魯地穀齊地一歲而再會焉

氏如齊十九年夫人姜氏如莒二十年夫人姜氏

如莒胡氏傳云禮義者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

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衛女思歸寧而不

得故泉賦詩穆夫入思言其兄而阻於義故載

馳作聖人歸於國風以示後世使知男女之別也

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又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往宗國猶爾而况如莒乎婦人從人

者也夫死從子而非公矢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

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

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又再如莒此以

十一

許

載驅薄薄薄音各反簟簟朱郭若郭反魯道有蕩齊子發夕音反

賦也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菲車後之也孔曰謂

後戶也朱朱漆也鞞獸皮之去毛者蓋車革皆而朱漆

也夕猶宿也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棄

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四驪力馳反濟濟子禮反垂轡禮反滿滿乃禮反魯道有蕩齊子豈

開改弟十待禮反

賦也驪馬黑色也濟濟美貌滿滿柔貌豈弟樂易也言

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汶水音問湯湯夫章反行人彭彭必已反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賦也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湯湯水盛貌彭彭多貌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滂滂此乃反行人儻儻表駟反音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賦也滂滂流貌儻儻衆貌遊敖猶翺翺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疊山謝氏曰豈弟曰翺翺曰遊

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

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

猗嗟昌兮音祈頎而長兮音抑抑若揚兮音揚美目揚兮音揚巧趨踰兮音趨射

則臧兮

賦也猗嗟歎詞昌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慶

輔氏曰抑若揚兮所以甚言其美也揚目之動也踰趨源

翼如也。臧善也。○齊人極道魯。魯公威儀技藝之美如
此。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
耳。安成劉氏曰射則臧不出正。舞則選四矣。反皆伎藝之美其餘所言皆威儀之美。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兮。侯不出正
征兮。展我甥兮。

賦也。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
儀既成言其終事而禮無違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
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
則張布侯而設正。孔氏曰射皆三番而止云終日射侯者義其久射而能中又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

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
正以綠畫為之。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
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
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三分之一。而中央之
綠方二尺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
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鳥之捷黠者射難中。以中為後
故取名。○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
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鵠以皮為之。三分侯之一
以鳥之捷。故曰捷鵠。正則畫布為之。亦三分其
侯而居一。射義注謂畫布曰正。捷皮曰鵠是也。展誠也。
姊妹之子曰甥。言稱其為齊之甥。而又以明非齊侯之
子。此詩人之微詞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
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即莊公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
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叶高 賦也變好貌清目之義也揚眉之義也婉亦好貌選異

於衷也或曰齊於樂即也貫中而貫革也四矢禮射每

發四矢鄭氏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反復也中

皆得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

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華陽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

一年注曰金僕姑夫名南宮長萬宋大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或曰子可以制母乎趙子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

况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

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

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使命夫人徒往乎夫人

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慶源韓

子之說義理之正聖賢復生不可易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刺

之意皆在言外差數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

可見矣華公嚴氏曰變風之體意在言外有全篇

然使人默會如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伎藝之

於容服威儀伎藝之外矣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

是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

自猗嗟而下句句是齊侯之子讀者既默會其意見得

詞不意迫而意深切矣○疊山謝氏曰一章射則

中吳作射

我甥子莊公哉為我齊國之甥今人乃以為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樂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業以禦之亦可惜也○三山李氏曰夫子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世入乃專心於此而忘其本故莊公有威儀伎藝之美而不免待嗟之刺昭公習威儀之亟而不能止乾民之禍漢成帝善脩容儀外車正立不內顧而前能制趙氏之拱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魏一之九

魏國名本雍馬故都北氏曰魏都蒲坂高都平陽或安也皆河東界魏境內有其都雍也不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地祈城之西南枕反河曲北涉汾水其地陘隘而民貧俗儉蓋

有聖賢之遺風焉東萊呂氏曰水經注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也去首

約之化於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鄭氏曰魯開公元年晉獻公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安成劉氏曰先儒以魏所封為

高之後也今河中府解州即其地也解州

作故列於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肩山蘇氏曰

今按篇中公行戶郎公路公族皆晉官

疑實晉詩又恐魏亦嘗有此官蓋不可考矣

糾糾言點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於

反之褌紀力之好人服北叶蕭之

興也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孔氏曰夏葛

以當暑特為便於時耳非行禮摻摻猶纖纖也女婦未

廟見現之稱也娶婦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月廟見謂

無舅姑者婦人三月乃見舅姑之廟若有舅姑則士昏

禮云質明質見婦於舅姑不待三月也雖即見舅姑亦

三月乃助祭行未要裳要褌衣領好人猶大人也○魏

地陘隘其俗儉嗇而褌急故以葛屨履霜却與而刺其

使女縫裳慶源輔氏曰糾糾葛屨本非可以履霜然自

手本未可以縫裳然自褌急又使治其要褌而遂服之

也此詩疑即縫裳之女所作

○好人提提徒子宛於阮然左辟避佩其象褌初帝維是

褌心是以為刺

賦也提提安舒之意宛然讓之貌也華谷嚴氏曰允讓

而辟者必左孔氏曰不敢當褌所以摘剔髮用象為之

貴者之飾也其人如此若無有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

其褌迫急促如前章之云耳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刺其

外而觀之則其進止之安舒遜讓之有節服飾之貴盛

宜若無可刺者矣然其心之褌迫急促如前章之云是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未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晉迫隘計較分毫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如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彼汾反扶云沮子豫如如言采其莫音暮彼其音之子美無音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如水浸處下濕之地莫菜也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孔氏曰陸玑云

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藥以取兩結其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無度言不可以尺寸量也公路者掌公之路車晉以卿大夫之庶子為之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言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叶於良反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子郎反

興也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安成劉氏曰扁鵲姓秦名越人長桑君與之藥使以上也之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以此視病盡見五臟癥結所謂垣一方者猶此詩言汾一方古語皆然也英華也公行即公路也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孔氏曰

○彼汾一曲言采其蘋音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

乎公族

興也一曲謂水曲流處蓋水鳥音昔也葉如車前草孔氏曰黃

牛脣水鳥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公族掌公之宗族晉以卿大

夫之適子為之孔氏曰成公十八年左傳曰晉荀會樂

族主君之同姓也鷹音歸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達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叶將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叶新

興也殽食也合曲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歌謠對文

如此歌則歌未必合樂也其語辭○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

詩言園有桃則其實之殽矣心有憂則我歌且謠矣程

曰此詩憂深思遠矣國無政事則止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然不知我之心者見其

歌謠而又以為驕且曰彼之所為已足矣而子之言獨

何為於董董自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為驕也

於是憂者重憂之以為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非

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叶于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因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興也棘棗之短者

棘棗曰大者棗小者棘於文重來為棘者棗性重香棘則低矣

故其制字如此○本草注棘有赤白二種聊且略之辭

歌謠之不足則出遊於國中而寫憂也極至也國極言其心綴志無所至極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疊山謝氏曰使忠臣義士之

憂而乘惡之問其計憂者何謂今之所當行者何事觀快聞而大悔悟急高扶顛持危之謀百豈能願滅其國狀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慶源輔氏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國有桃之憂憂親國之將亡也憂其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其將亡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也

陟彼^{古音}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

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山無草木曰岵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

故登山以望其父之所在因想像其父念已之言曰嗟

乎我之于行役夙夜勤勞不得止息又祝之曰庶幾慎

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也蓋生則必歸死

則止而不來矣或曰止獲也言無為人所獲也

○陟彼^{此音}兮瞻望母^{叶蒲}兮母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

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山有草木曰岵^{孔氏曰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

季少子也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

之甚也棄謂死而棄其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叶虛反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

叶舉里反上慎旃哉猶來無死叶想止反

賦也山脊曰岡永嘉陳氏曰也此也岡也皆山之高

耳韻必借言與其儕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慶源輔氏曰既思其父又思其母

又思其兄既想像其念已之言又

想像其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則斯人也必

能以其親之心為心亦可謂賢矣○安成劉氏曰

詩人以其親之思親而不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

已之言實以深寓已念親之心也章末二語所以

自警亦所以自悲可

以見其忠孝之心矣

十畝之間叶居兮桑者閑閑叶胡反兮行與子還叶音兮

賦也十畝之間郊外所受場圃之地也張子曰周制國

場圃之地者疑家受十畝以毓草木○東萊呂氏

曰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末可以為定數也閑閑

往來者自得之貌行猶將也還猶歸也○政亂國危賢

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慶源輔氏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君子仕止之常法也

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政亂國危可知矣夫以場

圃之採桑者為自得而思與其友

歸焉則其不樂仕之意可見矣

○十畝之外叶五反兮桑者泄泄叶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之外鄰圃也泄泄猶閑閑也逝往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坎坎伐檀叶徒兮寘之河之干叶居反兮河水清且漣叶歷反

猗反於宜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兮不狩不獵胡瞻

爾庭有縣音貆音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叶兮

賦也坎坎用力之聲檀不可為車者宜與置同干厓也

連風行水成文也猗與兮同語詞也書斷斷猗大學作

兮莊子亦云而我猶為人猗是也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孔氏曰以稼穡相對皆先稼後穡故知種曰稼斂曰穡若散則相通胡何也一夫所居曰

廛孔氏曰廛民居之區域也狩亦獵也貆貉類鄭氏曰貉子曰貆素空餐食

也○詩人言有久於此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而行陸也

今乃寘之河干則河水清漣而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

而不可得矣然其志則自以為不耕則不可以得禾不

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

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空食者慶源輔氏曰不稼不

不狩不獵則不可以得鮮食人之所食雖多而此二者為大故舉而言之所謂甘心窮餓而不悔者詩中雖無

此意然觀其志之所有如此而詩人後世若徐穉之流又以為真能不素餐者當有此事矣

非其力不食其厲志蓋如此安成劉氏曰後漢徐穉子

食蓋其厲志之勤必欲服勞而後食亦若此詩賢者之志也又如范文正公居官每計一日飲食奉養之費與

所為之事相稱則無復愧恥苟或不然終夜不能安寢亦可謂能厲其志者矣○廬陵曹氏曰代檀而寘之河

之干此勞於事而不得以食其力者也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沮乎其志蓋以為不耕則不可

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食獸是以寧勞於事雖窮餓而不悔故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為是真能空食者矣

天下之事固有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為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

詩傳

而食入之食此先
難後獲之意也

○坎坎伐輻音福叶反兮實之河之側叶莊反兮河水清且直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伐禾以為輻也直波文之直也十萬曰

億蓋言禾秉之數也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為九百

億畝是億萬十萬也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湄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

不穡胡取禾三百困丘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鷄

既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反叶兮

賦也輪車輪也伐木以為輪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
也困圓倉也鷄屬熟食曰飧

伐檀三章章九句孔叢子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

而得食者有勞力而得食者有躬耕而自食者豈

必人人自耕以食哉但不可無其事而食其食耳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音亂反莫我肯顧音果逝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碩大也三歲言其久也貫習顧念逝往也樂土有

道之國也爰於也○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

已而去之也慶源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

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欲去

焉非民之罪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叶反三歲貫女莫我肯德叶反將去

女適彼樂國叶反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華陽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為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為德而反蠶食

去也所以直猶直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叶音毛三歲貫女莫我肯勞叶反將去

女適彼樂郊叶音毛樂郊樂郊誰之永號叶反

比也疊山謝氏曰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稠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貧之甚也

也勞勤苦也謂不以我為勤勞也永號長呼也言既往

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碩鼠五章章八句

南軒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為取者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疾之

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華谷嚴氏曰魏唐無淫詩蓋猶

有先聖之風化焉。慶源輔氏曰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隘而褊急如此其所以傳世至於長久哉故變風作於平桓之世而國遂滅於惠公之十七年上五六十一年間耳詩入之意固憂之矣

詩傳大全卷之五

